

## 思索「中華文化的老根厚植在台灣」

文/宋光宇

謝謝維生首席的介紹！

去年的這個時候把腳給摔斷了，今天這兩隻腳還不是百分之百的復原，不過很幸運的，我沒有聽醫生的話，所以我復原得很好，如果聽醫生的話，現在大概還是殘疾人士。最近有這麼一本書《醫生饒命》，是台大醫事技術系教授許義雄博士寫的，歡迎大家好好地去看，看完以後你就知道，誰會終結你的生命？就是你最信任的那位醫生！不要相信他，你可以活得愉快一點。大家也許不知道，加拿大的醫生罷工，當時的死亡率就下降了 60 %。美國有些州的醫生罷工，當年的死亡率也會下降 40%。這個數據夠可怕吧！

剛才一堂課，趙教授講了一些對台灣前途關心的話，深有同感。因為對台灣今天社會非常憂心，也因為自己一直在從事研究宗教這個領域，才會回過頭去想，台灣現在的問題出在那裡？怎樣才有解救的方法？台灣文化的根底是什麼？如何從文化的根底中找到台灣生命的活水源頭？我也非常贊同趙教授的話，中國文化真正生命的根源，應該不是在大學，而是在你我這樣的人身上，也就是在「台灣的基層」！

因為這幾年的沈潛，躲到宜蘭的林美山區去，也因為自己的身體一直很不好，疾病很多，又怕死想活命，那怎麼辦？一些因緣的湊巧，讓我慢慢的發現，我以前學得東西可能學錯了，學偏了！這幾年又認識了一些跟我同樣對自己所學東西產生極大懷疑的一群教授。我現在就把這一些人集合起來，共同在佛光大學辦生命學研究所。我們都發現，天下所有的學問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了解生命到底是什麼？基督教也好，道教、回教、佛教、儒家也好，大家都想知道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每個人的執著點，看到東西不一樣，解釋就非常地不一樣。對生命的認知才是那個族群文化的真正根基。

我今天告訴你說—上帝「創造人類」和佛陀所說的「無明緣起」是同樣在描述一件事情，你相信嗎？

當我們做催眠的時候，一世一世的往前溯，都會被催到一個共同境界，那就是看到一個大光體。從那個大光體裏面不時有許多小光點被噴出來，這些小光點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實生命的起點。基督教叫那個現象為「上帝創造人類」（因為被大光體噴出來！），佛教叫「無明緣起」（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會被噴出來了！）。這些被噴出來的小光點都有欠缺：有些是顏色不對，有些是形狀不對，有的是落點不對，有的是時機不對。有這樣現實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來改正這些不圓滿的地方。這就是我們要來人世間走這麼一趟或走好多好多趟的真正目的、真正根源！

不同的宗教只是在告訴我們不同的修行方法。在西方基督教裡，那個教主豪情萬丈，說「你的

罪，我替你『擔』了！」「信上帝，得永生！」祂替你解決了一切。在東方，對不起！這個事情你得自己做。不同的做法就是不同的宗教。我研究三十年的宗教，最後終於才知道，哦！宗教的真諦是在於生命的修煉、或者說是生命的修行！

那麼生命到底是什麼？我們看到的今天科學上對生命的定義，非常地狹窄。剛才趙教授也講，一堆西方的蛋頭學者在那邊吵「什麼時候才是生命的開始？受精卵是嗎？三個月以前是嗎？還是從出生那個時候開始？那麼結束呢？是斷氣嗎？是心臟不跳了嗎？還是腦波呈一直線？」其實，有的人在活著的時候就結束了他的生命力！只要他渾渾噩噩過日子，醉生夢死，不再學習新的知識，他的生命功能和活力就算是結束了，成為行屍走肉。

「人」到底是什麼？這幾年，我們蠻懷疑的，也不好去解釋。現在電腦科學越來越發展，拿電腦來比喻生命越來越好用！以前用 8088 的時候，還要用一個開機片才能開它，現在不需要了，內建了！現在電腦開了之後，自動的會跑出很多螢幕來，那是因為有很多的程式灌在裏面。不管如何發展，到最後，真正的決定這個電腦發揮功用的是什麼？是電腦外面那個人！所以，電腦好比是我們的「肉身」，我們吃的東西、所做的呼吸是我們需要的「能量」。今天能量不好，你精神絕對不會好，對不對？那麼，大家來這邊打坐幹嘛？第一步就是要提升能量。

我們每個人之所以能夠你認得我，我認得你，你會來這場合聽課，是什麼東西在做決定？增加什麼？減少什麼？那就是在增減那個「程式」的部份嘛！裡面所記憶的那些一道一道的「軟體」和一個個「檔案」嘛！對不對？那麼，那個在背後使用身體的主宰是誰？這就是我們東方宗教一直在追尋那個「如來本性」、「本來面目」、「真我」。我們一直在找「他」，他到底是誰？

每一本古代的經典，全部在講那個真我到底是誰？儒家的《論語》，從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開始，通篇都是在講這東西。每一篇章，每一段話，都是精彩絕倫，環環相扣，天衣無縫，編輯之好，絕無僅有，只此一家！暑假中，我就要把我的《論語心解》全部寫完。以後，我這輩子最大的使命，應該是學東漢時代的大儒馬融，用生命的觀點來遍注群經。這個心解非我所有，因為「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只是我比較會「偷」，我用妙手偷到了，所以這東西要公諸於同好。

瞭解了「人」的這個特性之後，你就知道宗教在做什麼了！最近台大教務長李嗣涔、元智教務長王立文和我這個佛光大學的教務長三個教務長發展了一套「生命有如網路」的概念，來解釋宗教跟人的關係。人為什麼要有宗教？因為我們都要「上網」！阿彌陀佛是一個「網站」；耶穌基督也是一個「網站」；真主阿拉也是一個「網站」，那是一個超級巨大無比的網站，祂們都是網站的網主，為了維持祂的網站，必須非辛苦地去維持這個網站，讓有心人去逛逛！我們上廟拜拜就是去逛「網站」。那些經典就是「上網手冊」和「網址」。你唸那些真經也好啦！皇誥也好啦！就是在「熟讀手冊，練習上網」！上網目的在做什麼呢？Download（下載，下傳）資料！Download 資料在幹嘛？改善我們的「軟體」！提升我們軟體的境界！

有很多學科學的人常說「唉呀！信宗教是迷信愚蠢的事！」「科學家不應該信宗教」。講這些話的真正意思是他無法上網。因為他的軟體是 0.01 版，我們有宗教信仰和實際修練的人所用的軟體是 2.0 版或更高的版本。0.01 版的人怎麼知道 2.0 版的人在幹什麼？我們的腦是什麼？是電腦的

「瀏覽器」，你靜坐的時候在幹嘛？「上網」嘛！一靜坐就是開始上網了。你看你平常坐在電腦前面上網的時候，是不是身心處在相對安定的狀態對不對？在一個非常小的空間，動作都已經非常小了，小到只有幾根手指在動。

學過工程的人都知道有一條常用的公式「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ition)：

$$\delta t \times \delta f = \text{常數} \quad (\text{時間} \times \text{頻率} = \text{常數}),$$

$$\delta k \times \delta x = \text{常數} \quad (\text{空間} \times \text{動量} = \text{常數}),$$

常數代表現在。當現在不變，頻率和動量變小的時候，時間和空間是不是相對的變大？我現在把它叫做「禪定公式」。

上網也是一樣啊！在一個最小的空間，最安定的時候，然後悠遊於最大空間：一個「虛擬幻境」裡面。所以各位，如果你打坐看見了什麼，那就是網站的 Homepage。首頁看見了，看你怎麼樣再點選、再進去。這個概念，我想我們現代人一聽就懂。修行在做什麼？「更新電腦程式」嘛！我們禮拜做什麼？「練習上網」啊！齋戒做什麼？執行「防毒程式」嘛！戒律也就是各種防毒程式和修護程式啊！本來就是這些東西啊！所以用這個網路的概念，可以把宗教、修行人做很清楚的說明。

人什麼時候出現在地球上面？一個是基督教的說法，還分成兩派。按照聖經的記載，他們七算八算的算到了西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有一派人說上午九點鐘，有一派人說下午四點鐘，兩派人兵戎相見，殺得血流成河！

地球有多長的時間？46 億年。什麼時候開始有細菌？35 億年前。什麼時候開始有單細胞？6 億 5 千萬年前。什麼時候有人類？我當學生的時候，老師告訴我說：「人出現在地球上的時間有 100 萬年，在那個之前沒有人。」現在我告訴學生是在 375 萬年以前。發現她的美國加州大學 Johanson 教授為那個人類取名叫 Lucy，不叫亞當，也不叫夏娃。Lucy，身高 152 公分，一個女的，手長過膝，跟劉備一樣，長得跟猴子差不多。地點在那裡？在東非的坦桑尼亞。後來在附近的其他遺址又找到一個男孩的骨架，173 公分，叫 Turcana Boy。這些都是在 1970 年代發現的。所以，我當學生時候的 100 萬年前那個說法不對了。

發現 Lucy 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她有非常完整的骨架。所以知道她長得那個樣子的確可以叫做「人」，是可以叫「人」的動物。不管怎麼講，從 375 萬年前到 100 萬年前這段中間的人其實跟動物沒有什麼差別。

距今一百萬年後，在中國境內開始出現了「藍田人」、「元謀人」，那都是在 80 萬到 60 萬年前的事，我們以前書本上所讀的「北京人」，他分佈的時間是從 50 萬年前到 23 萬年前。這些人會住在山洞裡面，他比野獸高明一點的地方是他們會撿果子來吃！然後有一點燒過的木炭，所以認定他們會用火了，知道他用很粗的石頭打製成很粗略的石器。想想那時候的人是個什麼樣子？他們的智力非常地低。也許跟我們現在「老年痴呆」的人差不多。

20 萬年前出現了所謂的「尼安德塔人」，比現在的人粗壯、高大，但是這些人在 5 萬年前消失不見了。我們今天這樣的人，在地球上出現頂多頂多 6 萬年，所以考古學上一直在問：為什麼新的

人種出現了，舊的人種就不見了？舊說是「新的人種比較狠，把舊的人種當『燒烤』吃掉了」，這是很普遍的一個答案，因為看到非洲有吃人的習俗，所以就覺得也許幾萬年前的人也應該有吃人的習俗，把舊人種吃掉了。

我們在有了電腦，不斷的推出新的機種。十多年前的 8088 級電腦跟現在 PT-4 級電腦，請問差別在那裡？從外觀上看，沒有什麼差別。差別在那裡？內裝！裡面的線路板、CPU、主機板不一樣啦！對不對？而且所灌的程式也不一樣啦！今天 PT-4 可以灌的程式，286 是不能灌的、不能用的。所以，新舊人種的差異也許是在信息的層面發生了改變，以致在外表的體質上有了變化。於是我們看到的古代人和現代人就不一樣了。

各位，我們現在眼睛看到的活人也不一樣啊！不是嗎？各位也許是 PT-X 級？所以有無限的可塑性。我們走到外面，看到那些政治人物，一點可塑性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腦下垂體都已經「鈣化了」！有一個朋友說他最近跟著法醫在做解剖，想要知道人的超能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看到最後他說：「奇怪！超能力沒有看到，所看到的都是鈣化了的大腦！政經名位越高的人，那個腦下垂體鈣化得越厲害！」我們腦下垂體那部份是我們那個「本我」的居所，也是它的工具，越柔軟、彈性越好，生命活力也就越強，可塑性就越大。如果那個地方早早就鈣化掉，學習能力當然就越差，人越頑固，死得也越快。所以我才講說有的人是「活的死人」，因為那個主宰生命活力的地方早就鈣化掉了。

腦只不過是「流灑器」，只有科學家才相信腦是思想的主宰。我們相信這些科學家的腦應該已經早已鈣化了。不信，就把他解剖看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才符合真正的科學精神，對不對？剛剛我們才在開玩笑講說，我們要列一列對台灣最有傷害，最最罪該萬死的十大教授或政客該是誰？那些教授和政客解剖了之後，大概差不多是同一個症狀「腦下垂體鈣化」！這個說法，也許趙教授很不同意哦！不過恭喜各位，能在今天這個場合裡聽講，保証各位的大腦沒有鈣化。能來聽我演講的，跟著我們首席修行的，絕對沒有鈣化，因為你的心還活的、你還想學！那些教授和政客除了自己的本行之外，早就不想學新東西了。

我們的地球，在 10000 年前因為宇宙變動的關係，忽然間從很冰冷的冰河時代變成很溫暖的時代。這個氣溫上升非常地快。我們現在常聽科學家在說由於人為的因素造成了地球氣溫「暖化」。仔細想想，那真是胡說八道！在一萬年前，人口很少，又沒什麼空氣污染，更沒有人為的破壞，什麼都沒有。可是地球在 1000 年間，氣溫急速的上升大約每均溫  $5\text{--}6^{\circ}\text{C}$ 。在北方和高山上冰河都開始融解。我們的海平面上升了 140 公尺。台灣海峽只深 60 公尺，顯然在 10000 年前，台灣海峽是在海平面以上 80 公尺，台灣和大陸是相連的。這樣子的溫度上升大約持續了三千年，到 7000 年前的時候，整個地球進入一個最溫暖的時代，這時候我們看見了人類的農業文明。

在北緯 30 度左右的大河入海口處，大河流域所經的地方，開始出現農業的文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恆河流域、兩河流域和尼羅河下游都出現了高度發長的農業文明。別的地方都沒有。我們讀古代的歷史，我們就很自然地「喔！那個時候是人類文明的開始！」可是所有教歷史的老師沒有考古的知識，他們不會去問說：「在人類漫長的 375 萬年的發展歷史，為什麼到了七千年前那個時候方才開始有文明？為什麼那個之前沒有呢？」有人說曾經有「亞特蘭大文明」，那個是幻想，

在地球上從來沒有找到過任何有關這個文明的遺蹟。

我們對古代的文明有很多的誤解。八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經常講八卦是中國文字的起源，其實根本不對！八卦是文字簡化後方才形成的。

我們為什麼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九個數字？在 6500 年前的陶文裡面，陶器上面就寫了這樣的字 | 、川 、匚 、乂 、乂 、匚 、十 、 ) ( 、九。年代最早的數陶文數字出現在在江蘇淮安青蓮崗的松澤遺址，年代大約是在距今七千到六千五百年前。這些數字之中，分布最廣的是這個「乂」，有的時候寫成這樣「 」，今天我們還是這麼寫「五」。

這種數字最常見的型態是六個字一組，在北宋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用六個古代數字組成的組合，可是不認得，稱之為「奇文」。一直到最近，因為這種陶文發現的越多，古文字學家徐錫台先生才想起這些文字好像跟卦象有關。然後他去做整理和統計，確定就是占卜用的卦象。方才知道早在六千五百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已經用數字在占卜了。這就是我們占卜的起源。也認識到從 1 到 9 的這九個數字不是為了記算，而是為了占卜，所以我們中國這個東西叫「數」，懂嗎？「數」是什麼？是宇宙間流轉的訊息！人們透過這樣的辦法，想要知道一些訊息，諸如將要發生、或者已經發生、或者怎麼樣的。

我們現在覺得這是迷信。可是請問  $a + b = 0$  難道不是迷信嗎？在物質的層面上，沒有  $a + b = 0$  這樣的東西啊！那開根號 ( $\sqrt{ }$ ) 也是根本不存在於物質層面啊！虛數更是沒有！可是我們覺得它是真的，為什麼？因為老師教導我們說那是真實的！其實，兩者一樣都是抓取宇宙空間裡面那些指導事物組成的原則。數學就是在講那個原則，占卜也是在講個原則，對象是一樣啊！只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而已。可是，我們把數學當成是神聖不可侵犯，而鄙視占卜。剛好跟古人的認知不同。

人類很早就會占卜這個東西。就從我的角度來看，人類會這些東西是「人類本能」的「墮落」！而不是「提升」！比如說我們跟首席之間，如果心的念力夠強大的話，他想想、我想想，應該都知道彼此在想什麼，他跟各位之間就不需把各位找來這裡開講習班！也就是心念上可以溝通。

我們到魚缸或水族館裡去看魚在游，牠們轉彎的時候怎麼轉？是「啪！」的一下子，一群魚一起轉的，對不對？你看 Discovery (探索頻道) 的節目，一群野生動物忽然之間大家起跑、聽到聲音嗎？都沒聽到！為什麼？不知道。我們一直用人的角度在想動物怎麼溝通的，大概是用聲音來溝通的。所以動物行為學家一直設法在找動物的「聽覺」。其實不對！牠們根本彼此間都是用「念力」「心念」「訊息波」在溝通。所有的動物都會這種能力，古早的人類應該也會這種能力才對！可是，因為這 3000 年的溫暖，造成物理學上所說的「熵」(Entropy)(亂度)的增加，越亂，我們彼此間的溝通能力就越差。差到無法相互溝通，也不能直覺宇宙中流轉的信息，方才需要有輔助的工具和辦法。占卜就是一種輔助性的工具。語言、文文字也是。等一下再來說。

為什麼會有農業的出現？我們認為是文明的產生，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進步。農業要集中那麼多人，種那麼一樣單一的作物，然後把它收成起來，又怕老鼠吃，又怕發霉爛了，又怕人來搶，開始築個城牆來防護，然後打得你死我活，幹麼啊？我有時候在想「人為什麼要幹那麼一件蠢事？」有人研究山田燒墾的農業，發現只要每天花三小時，就能得到供給一天所需的能量和養份，而我們

現代人卻很可憐啊！一天要花 16 小時，才能得到一天的溫飽啊！到底這是「進步」還是「退步」呢？我當學生的時候聽不懂，現在想想，對啊！人為什麼要幹這一件驢事？我們卻說那個辛苦工作而收成少的是「文明」，是「進步」！

現在我們有了答案：因為在那時候人的意念，也就是信息波上，有了很大的亂度。這個亂度就是「私心」的本源！本來天地之間的東西都是大家的嘛！這時候因為有了「亂度」，「我」跟「大家」之間就形成無法溝通的現象。每一個所發出的信息波的亂度大，我的波只到這裡，你的波只到那裡。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鴻溝，難以跨越。於是只看見我，我沒看見你。有了這種隔閡，跟著而來的就是私心了。我只認識我和我周遭的人，在我知覺範圍之外的人，就不能被當成是人。在我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的一切東西都是我的，不能跟大家分享。難怪古代的聖人常說，文明的產生就是人性的墮落。

當人與人之間無法用「想」的辦法來溝通的時候，只好用「寫」的，只好用「講」的。因為我們懷疑，人會講話這件事是很晚才發生的，可能都還不到一、兩萬年！因為從生理學去看耳朵的構造，遠古時代化石人頭骨的耳部都沒有什麼跟講話有關的構造。這些跟講話有關的耳部構造出現的時間不超過兩萬年前。

語言學上面有個學問叫「語言年代學」，查到一萬年前就查不下去了。有人說：也許一萬年以前的人類大概都不講話，我說「對！都跟動物一樣！不必叫，用『心電感應』就夠了！」我們現在認為的那些特異功能，其實都是人類的「本能」！可是人「墮落」了，那些本領不會了！不會以後，人開始用「工具」來替代原先的本能。最簡單的工具就是剛杜才說過的「占卜」。我明天會有飯吃嗎？我明天會不會碰到我的老情人呢？占卜問一下吧！Yes or No？有各式各樣的占卜辦法，1~9 這九個數字可以形成 27 萬 8 千多爻。這樣複雜的占卜辦法沿用了 4000 多年，方才有了簡化動作。

到了春秋的時候，開始丟掉一些 2、3、4、7、8 等數字，到了戰國末期的時候，1 和 6（|、Λ）出現的比例越來越高。在戰國的時候，中國人寫字是長型的篆字，可是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改行扁字的隸書。於是 1（|）就寫成為陽爻（—），而 6（Λ）就成為陰爻（--）。八卦成型於漢武帝時代，証據確切，不必懷疑！我們以為八卦是人類文明的開始，錯！那是文明的結束。

最近要做一些演講，李嗣涔教授約我寫一篇「氣與中國文化」。我用考古學的方法去談人在什麼時候就認識那些宗教上的神聖符號。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記錄？上周五抽空回中央研究院，到書庫找相關的資料。看到一本《仰韶陶文總集》，發現有不少（卍字圖）（十字圖），四、五千年前出現在青海的樂都、柳灣遺址，而（陰陽太極圖）和（五行圖）出現在湖北屈家嶺遺址，太清楚了！看了都震撼。

我去年去西藏，看到西藏展出卍字的圖案，說是 4200 年前西藏有這圖案。這次仰韶陶紋中又看到這個，很高興！

也就是說，我們儒、釋、道三教都不是突然從天掉下來的，而是長期慢慢發展出來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就是有一些人因為他們在「禪定」方面的功夫非常好，所以能看見那些宇宙網頁上的首頁！這些圖案都是首頁。十字架就是天國的大門，一個巨大無比的大門，人只是門下很小很小的一

個微點。卍字是一群人排隊在那邊轉，轉得快了，就變成陰陽太極圖。

大概 4000 年或 5000 年前（上下 130 或 150 年），有一些人開始慢慢知道如何接觸這些宇宙首頁，他們就把它描繪在一些實用的器物上面，成為紋飾。這些器物到底做什麼用的？我們就不知道囉！在考古學上有一個大黑洞，凡是不懂的東西都說宗教儀式、拜拜用的，只要你先一說，別人再也就不容推翻你的說法！因為很簡單的詭論—你說我的說法不對，那請你證明給我看，為什麼不對？這是考古學上一個很偷懶的辦法。

我要講的就是說，到了 7000 年，前地球溫度到了一個最溫暖時候，溫暖的氣候大致維持了四千年。直到 3000 年前，地球又開始轉冷了，到了 2500 至 2000 年前，更為明顯的寒冷。這時候在北緯 30 度上下，高山的南麓的地方，出現了一些聖人。伯利恆的西奈山在這條地理位置上面，泰山、黃山也在這個位置上面，印度和西藏的喜瑪拉雅山也在這裡。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

聖人名	出生年代	地理位置
老子	約 2580 年前	淮陽山脈
釋迦牟尼	2562 年前	喜馬拉雅山南麓
孔子	2552 年前	泰山南麓
蘇格拉底	2471 年前	希臘雅典
柏拉圖	2429 年前	希臘雅典
亞里斯多德	2386 年前	希臘雅典
莊子	約 2300 年前	淮陽山脈
耶穌	2006 年前	西奈山

本表以西元 2002 年為基準

我們現在把所有宗教當成是一樣的，其實不然！對生命的認知、對從宇宙無始無明以來，那麼長的發展時間所累積的潛意識部份之認知，深淺不同！最淺的大概是儒家，他不太去談那個幽冥深隧的部份；道家知道一個籠統的大概，所以道德經會講「冥冥渺渺」、「道可道、非常道…」。那些我們看過去非常深澀難解的字眼，其實，那些都是在講「波動」的性質。我們用「物質」的觀點想不通的東西，用波動的原理去想就想得通。原來是在講「波」，不是在講「物質」。

在 2500 年前，地球真變得冷了。冷是什麼？就是這個“熵”（亂度）減少了。像今天我們在這個場地（鐸力阿：大同堂）裡面，外面氣候比較冷，樹木比較多，大家心情也比較定，我們大家都用長波在互相溝通，所以我們都聽得懂彼此在講什麼話。如果你頻頻點頭，表示我們取得了「共振」，所以你對我會笑，我對你也會笑。如果你聽了「啊！那姓宋的在黑白講、胡說八道！」起身就走。表示你那個「身心電視機」只有一波段，只能收某一個頻道。對不起！我所發射的信息波的波段不在你的頻道之內，你就聽不懂我在講什麼。今天我講的這些話，如果是在中央研究院講的話，大概全場都走光了。哈！這就是我要離開中央研究院的原因了！我講這些道理，跟他們真的越來越無法溝通，他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反正就是一個頻道的電視機，而我卻已經是全頻道的電視機了。能我現在用 72 號頻道，他只有 3 號頻道，怎麼收得到我的訊號呢？當然收不到囉！所以，我們宗教上很多現象用「通訊理論」就很好解釋！中醫裡面那些不可解

的部份，通通都可解，包括筋絡、陰陽，如果有機會再跟大家講，那些陰陽五行對應各種身體狀態都是有憑有據的。古人怎麼會想到這種東西，真是了不起啊！我們現在真是笨的要命！

地球的地磁波是貼著地面在運行，碰到障礙的時候它就往上走。因此，聖人都出在有孤聳高山的山腳下。他要一個人孤零零的跑到高山之巔去修道。為什麼修行要到山頂上去？就是因為要去「抓」那個往上走的電磁波，抓得到、抓得好，才能真正跟宇宙、跟大我有一個真正好的連繫。如果你只在平地裡面，對不起！你永遠抓不到。因為它電磁波只平平的走，所以你會被它平平的拉著跑。那麼，考古學上有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人為什麼會站起來？因為人的發源地在東非，那是一個地層裂開的地方，峭壁林立。電磁波到那個地方往上走，就把人「拉」了起來。人為什麼會直立？就是被那往上走的電磁波拉了起來的。在別的地方都不出現人！只有東非，東非是個峽谷啊！跟西非那個草原地形是不一樣的啊！西邊只看到那些狒狒，滿地跑的那種猴子！牠們是被地磁拉下去，我們人類卻被拉得站起來。

到 2500 年前的時候，有一些心智能力特別好的人就開始抓這種「波」。但是，因為所憑藉的山的高度不一樣，對宇宙生命認知的深淺度也不一樣。西方的宗教因為他們山的高度不夠高，看到了那個「大光體」就結束了！回到那個光體，跟祂重新再結合，好像母雞帶小雞一樣，很舒服的感覺，就認為已是萬事太平，非常美好。西方宗教的修行目的就是跟那個大光體再合一。

可是東方宗教常常會越過那個大光體，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之後，就糟糕了，會出現「宇宙的創傷」！那種宇宙創傷是「呆滯的」、「僵硬的」、「凝固的」、「冰冷的」。那是什麼狀態？就是我們看到「老年痴呆症」的那個狀態。所以，現在有些精神科的醫生在想，老年痴呆怎麼來的？是不是他背後潛意識裡面，那種「宇宙創傷」的訊號，不曉得什麼原因被激發了，所以就形成了老年痴呆症呢？我剛才就刻意講說：人類出現在地球以後，所有的人其實都跟「白痴」沒有什麼兩樣！可是後來慢慢慢慢地在進步，經過 360 萬年的演進，方才有了智慧。在這 360 萬年裡的人是渾渾噩噩，跟老年痴呆可能沒多大的差別。而我們現在的人卻非常的精明。

地球是個軟軟的東西，它的半徑有 6400 公里，可是地殼只有 42 公里那麼厚，可說是薄薄的一層。裡面是軟軟的岩漿，這軟的東西和其他星球靠「萬有引力」在那邊拉來拉去，才能在太空中遨遊。我就搞不懂，為什麼我們科學家會不相信「幾個星球排在一起的時候，對地球會有影響」的說法。古人就說，五顆星或七顆星排在一起，會有「災異」，而現在的科學家卻說那是迷信。你想想，我們把六、七個吸鐵依適當的距離排成一列，結果會怎麼樣？當然是力量增強，而且每塊吸鐵本身也都受到影響。實驗室裡可以做這種實驗啊！你拿七個大大小小不一的吸鐵，如果中間某個吸鐵是軟的話，它會被拉得扁一點，對不對？地球就這樣被太陽系的其他星球拉來拉去！誰說天體之間沒有影響？我們說地球被太陽拉著走，有一個軌道在那邊「公轉」。是因為有一個叫重力的力量把地球拉著。地球是不是也有同樣的重力在拉別的星球呢？別的星球是不是也有重力在抓地球呢？所以，地球和其他宇宙的星星都息息相關，而且是密切相關，不是沒有影響的。可是，我們現代的科學知識，卻認為講這些都是迷信、胡說八道，我真的不曉得是怎麼回事？地球本身因為它是個軟軟的東西，所以宇宙能量的高低，星球之間拉力的大小，都會決定這個地球上面的變動！當地球在一萬年前氣溫轉暖的時候，也許就是地球版拉到一個能量比較高的宇宙空間。三千年前，又被拉到能

量相對稍低的宇宙空間。地球上才發生那麼大的變化。

熱的時候「熵」(Entropy)大，亂度高，短波多，所有動物跟動物，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有點困難。冷的時候「熵」就變低，長波多。一個長波一起一伏需要較大的空間，我們大家都會被長波包在一起。只要波頻相同，就可以吸引一堆相同波頻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政治人物會吸引一些人，可是他又不會吸引另外一些人（像阿扁就吸引不了我們！），原因是什麼？因為他發出一定頻道的長波，方才可以聚合一批同一波頻的人群。如果不具有那個波頻，或不在那個頻道裡面，就不在他的拉力裡面，不會被他吸走。在 2500 年前，由於地球能量的變化，讓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心性功夫很好的人，可以連上宇宙網站，於是他們就把這些上網的方法，成果和心得寫了下來，就成為現在我們所說的經典。這種上網的動作不是只表現在生命的修練這個層次上，在日常生活上，在知識技能上，也一體適用。因而有這三千年來精彩無比的文明發展。這是研究文明發展史的學者從來沒有想過的論點。

人類文明是什麼東西？就是當人類自己開始沒有那種能力以後，一直設法用工具來補足那個失落的能力。各位想一想，我們看不見的時候，是不是掛付「眼鏡」來彌補視力的不足；老花了，掛老花眼鏡；近視了，掛近視眼鏡，對不對？我們發明「顯微鏡」，看到許多肉眼看不見的景像。顯微鏡不敷應用之後，又發明「電子顯微鏡」，越看越微小。我們用「望遠鏡」看見了遠處的東西，用「天文望遠鏡」看天體。不能滿足時，再弄個「哈伯望遠鏡」上太空去更遙遠處的星體。大家在用的「攝影機」，也在補足我們視覺上的不足啊！

耳朵是不是一樣呢？留聲機發明以後，就把我們的聲音留存的時間延長了。現在又有數位錄音筆，以前錄音受時間的限制很大，現在時間限制被減少了！「文明」不就是在這方面做一點進步嗎？

鼻子聞香味，能突破者比較少一點。舌這件事就不得了啦！各式各樣好吃的東西，都想盡辦法把他種出來、送過來、弄到我前面來，供我享用！今天我們所有的農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運輸學院所做的種種努力，不都是為了「嘴巴」這件事情嗎？有一天，我們聽從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祥發先生演講，他是學農業化學的，整個演講中，只聽他一直在講怎麼把一個不成熟的水果摘下來，然後用化學的方法把它保鮮、催熟，經過半年的儲存以後，送到市場上去賣，還是新鮮的，大家吃起來還是非常的好吃！我心想「我的媽啊！原來我吃的都是毒藥啊！這些東西還能吃嗎？」我們要吃的東西是要在樹上成熟的，剛摘下來不久，就吃到身體裡，那才能滋長我們身體的，真正為我們身體所用！那些未熟的水果經過化學藥品的折騰，它早就死掉啦，剩下的不過就是水果的木乃伊而已！吃一大堆垃圾、廢物進去，還花了大價錢。真是冤枉。可是，人類在這上面所做的努力非常巨大。在超級市場上所看、所見的，都是為了這個口的欲望嘛！

身也是一樣啊！憑著兩條腿，我不可能從宜蘭走到這邊來。要坐火車、汽車、飛機，到最後還要做太空梭到太空上去走走、去看看那到底是什麼景像？速度也越來越快！所以，人類的文明其實只有一句話可以總括說明，就是「用工具取代我們的本能」！所有講人類文明史的人，從來沒這麼講過。仔細想想，使用工具其實就是我們在超越我們身體的極限！

可是，有一樣東西，我們現在科學一直不知道，那就是意根。科學家只相信「大腦是思想的主宰」。我們修行的人都知道「那個不是！」，大腦是那個「本我」、「如來本性」所用的工具，也就是

之前所講的，大腦相當於電腦的「濾瀘器」部份，也相當於電視裡面，有一個波頻器進來，進而產生轉換，產生訊號的那個「轉換器」。大腦不是思考的中心，只有科學家相信他是思考的中心。所以他們拼命在腦內解剖，講某個區位會做什麼，當他講得眉飛色舞的時候，你可以告訴他一個有力的反證：當人中風了以後，只要加強訓練，別的部位的大腦就可以取代原來那個被破壞部位的功能，只是功能稍差一點。如果功能的區分都像你們說的那樣完整、分明的話，人中風以後是不可能復原的。你去看那腦波，別的部位取代了，只是功能稍差一點而已。

那麼，這意根到底是什麼？南宋大詞家陸游有一句名言「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今天我們所講的東西，哪裡是我在講？只是我這個頭腦瀏覽器很敏感，「抓到了」流過身邊的這些訊號，像收音機一樣把訊號播放出來而已，所以應該沒有什麼「智慧財產權」！只是你有「偷」的權力：你偷了宇宙裡面一些好東西而已！其實，有個 In-put 就應該有個 Out-put，經過轉換之後有反射。

那我們「禪定」在做什麼呢？我們本身是一個接收器 (Receptor)。當我們收到那個訊號以後，要傳給後面那個「本我」來認知。如何才可以有高妙的認知？那一定是收信的匣口要小，所以「一念已過，後念未生」，那個時候方才是「豎窮三際，橫遍四方」。如果念頭雜亂不斷，你的時間感就非常小。想想前面講過的禪定公式，就能力更深的體會。

「時間感」取決于我們的「認知」！如果我們心亂，那個收信的匣口就開得大，一個現在、一個現在、又一個現在…一直過去，過去很多的現在，那麼時間感就變得很長；如果收信匣口縮得很小，一次只能過去一個「現在」，那麼很長的一段時間會覺得一下子就過去了！大家常常打坐，一坐兩個小時，是不是常會覺得「我好像沒坐耶！才剛坐沒多久，為什麼時間到了？」對那些不會打坐的人來說，坐上十分鐘往往就會覺得「度分如年」。這種時間感的長短快慢取決於什麼？取決於我們的「意根」那個口開的寬或窄？

我們修行就是要把那個頻寬變窄，變窄以後時空知覺變大！人在這種境界時，中國古代就叫做「大人」！像我們平常這樣沒有麼知覺的人就叫「小人」小人的時空知覺非常的小，只到這個皮膚表層，皮膚之外就不知道了，所以叫「小人」。叫「大人」不是因為他人長很大。你看古代那些官員身材都很小，為什麼叫大人？為什麼你看希臘的神廟、埃及的金字塔，都那麼大？因為他們的「時空知覺」就是那麼大！那是在講他們的「時空」知覺，不是在講他們的「身體」知覺。而我們現在之所以「無用」，是因為我們把這時空知覺縮小到了極限，就是我們的「肉體」，肉體之外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中國的古人很早就會這些時空知覺，會上宇宙的網站，看見宇宙網站的首頁。我們剛講說這些訊號（指卍字、十字、太極等），4600 年前的遺址裡面就出現了，意思就是在說，那時候的人很可能在那種「定、靜、安、慮、得」的狀態之下，看到了這些宇宙網站的首頁，然後他們把他們看到的那個經驗、心得寫下來，這就是我們後來所讀到的「經典」！

《論語》的〈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全部都在告訴我們上宇宙網站的方法是什麼。《大學》、《中庸》亦復如是。所以「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的「文」絕對不是「文學」，而是指古人留下來這些以生命做上網實驗的報告書，或者說是使用者手冊。「行」，是叫你照著那本手冊好好去做，做到什麼地步？徹徹底底的做到叫「忠」，最後才知道「啊！那是原來是真的！」

就是信。

「六藝」在講什麼？「禮」：是要讓身心都處在一個「恬淡虛無」的空靈狀態。就是說我們人要有一個安定的心態，才有能力去抓取宇宙間各種有用的訊息。沒用的訊息叫「雜念」，有用的訊息才叫「靈感」、「智慧」。

中國的「樂」是指心性狀態的表達。中國的古琴是「軟木厚板」，沒有共振腔，完全用木頭本身的鬆度來發音，因此音量很小。是用來表達個人的心情。跟西洋的小提琴完全不同。西洋的小提琴是硬木薄板，有共振腔，音色宏亮。所以小提琴一拉全場都聽見，適合表演。古琴的聲音只有很小的範圍內的人才聽得見，是讓三、五好友聽的。中國的琴完全是在表達彈琴者的心境。你在彈琴，我聽你的琴音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中國的音樂還有一個非常奇特的地方，表現在合奏上。當一個胡琴和一個笛子合奏時，胡琴自成一曲，笛子亦自成一曲，各拉個的，各吹個的，兩個合起來聽是一條曲子，分開聽也很好，各成一曲。還有一些「套曲」，是四條曲子同時演奏，可長可短，可大可小，演奏者若一分心，對不起！旁邊的人無法指導你如何接下去。西洋的交響樂很簡單，每個人負責一部份，只有指揮知道全部，你忘了，沒關係！看看旁邊的人啊，聽聽前面的音符，看看指揮的動作，就能繼續開始。所以他們需要指揮。中國音樂為什麼沒有指揮？1 因為每個人各自演奏他的樂曲，必須要絕對的專注，一旦心一分，對不起！你就完了！絕對不可能從旁邊音樂聽一聽再開始。可是也沒關係！你就繼續吹奏你的樂曲就好了。不奏也沒事，多你一個不嫌多，少你一個不為少。中國音樂非常大的一個特性—絕對是「心性」上的練習----安定！安定！再安定！是心性狀態的練習。

有一個德國人到日本去跟禪師學射箭的箭法，六年了，禪師都沒有教他什麼東西。有一天，他就把禪師抓住，對他說：「你今天如果再不教我任何關於禪的東西的話，那你就是騙人的！」禪師就把弓箭拿來，燈關掉，在黑暗中連射兩箭，打開燈一看第一箭正中紅心，第二箭把第一箭劈成兩半！那德國人趕快跪下去「好！我學…」，後來這德國人還出了一本書（天華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這故事告訴我們，「射」是在安定之中抓取流轉在宇宙中的訊息，「御」又是在動盪之中，要求內心的安定。為什麼麥可喬登那麼厲害，因為他進入到那個動態中就能「刷」的一聲進球。為什麼湖人隊能拿那麼多個冠軍？很簡單，平時要「禪坐」！只要一上場，心頭一直能保持在那個安定的狀態，投籃一定是神準。投籃不能用公式來計算的嘛！一抓到球就投了。

「書」是把我自己的信念，透過我的身體（手）表達出去。「數」把宇宙間流轉的訊息，抓進來變成我的知識，這就是中國的「六藝」。我們現在只做到六藝中的「數」字中的後半段，我把訊息抓進來的部份，用邏輯的方式告訴你。只做到六藝的十二分之一，而且是比較下等的部份。難怪我們現在台灣的學術不好。

那些古人教我們的東西，我們全都沒做到，甚至完全不認識這樣的一個身心的鍛鍊方法。各位，你想過這些問題沒有？禮、樂、射、御、書、術天天都在做。你對一個東西喜歡，是因為他 Copy 在東西上的訊號跟你產生諧波共振，你看了會討厭，是因為不交集、不共振嘛！都是「訊號波」的問題。中華文化的根本就是在講這個東西。它的練習方法就是「定、靜、安、慮、得」，一定要在最安定的狀態，心念在一種「前念已過，後念未生」，可以「豎窮三界，橫遍十方」的那種心態下，

你才知道「生命」到底是什麼？「知識」、「時空」到底又是什麼？有這種能為的人才算是「大人」，古人的這種學問叫「大人之學」，我們現在做的全是「小人之學」。現在各大學的中文系，講究考據、章句、訓詁、文字考訂，都是小學的範圍。而戲劇、小說、散文等，古代稱為風花雪月，即興之作，連學問的邊也沾不著。古代的王陽明也好，朱熹也好，治學的方式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為什麼要半日靜坐呢？就是在練習心性知覺這個東西。我們現在半日讀書，另外半日在卡拉OK店、網咖店，所以江河日下，原因在此。

不管是《道德經》也好，或是儒家的《中庸》也好，通通在講一個概念：當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能力，能夠掌握這變動的訊號、信息波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修身」。因為「修身」，可以覺察國家和人民的好惡得失，所以可以「治國」。我們讀漢代的「黃老之治」，又稱無為而治，就是要順著信息的指示去做，才叫「無為」。有為就是故意的，非這麼做不可。無為就是叫你順著訊息波動去做。由於信息的流動像一陣陣的風，也像流水，連綿不絕，所以叫「風水」。

在中華文化裡面，這種對信息的認知就是儒、釋、道三教真正的根源。由於使用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派別。儒家就做一個社會上需要的人。「儒」字是在「人」旁加一個「需」字。原來的這種人就是古代的聖王。後來因為世襲，子子孫孫沒有這個能力，但是在施政上仍然需要有這種能力的人來幫忙，才開啓了儒家之學，讓一般人來學這種能力，幫忙國君治理天下。

《論語》的一開始就指明這種學習的方法。「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就是在講這種練習是時常要做的，而且是要用歡喜的心來做。因為沒有標準，所以需要印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是在說「我不知道我學的東西到底對不對，透過朋友請益，來驗證我到底做對了沒有？」可是對一般人講這些事情是講不通的，「人不知而不愠」，算了吧！不要理他，不要被他氣死了。要怎麼做呢？「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要從上下的關係、左右的關係開始做，能夠跟上下各代的親戚，和平輩的朋友處在和諧，又相互知曉的狀態時，這就是為人的最根本要求。可是我們從春秋看到了唐代的科舉考試，原本以孝悌為主的人才選拔，變成了錯、亂、假、冒的集合體。所以第三句話就明指這種弊病：「巧言令色，鮮矣仁！」因為這件事情是可以作假的，所以第四句話就說：「吾日三省吾身」，孔子的心法不就是在講這些事嗎？

《論語》絕對不是亂編的！東漢大儒鄭玄說，《論語》是子游、子夏、子張和仲弓四個人編的。從一個編輯的角度上來看，編一本書一定有篇章、宗旨、目的，有先後順序，一定經過非常謹慎的編排、討論，最後變成一本書。相信當年編《論語》時，一定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今天是被高中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給害慘了！用割裂的、破碎的方法去讀《論語》，簡直胡說八道到了極點。「述而不作」是因為我在安定中看見的，我看到網頁嘛！我去看的，回來告訴你啊！「信而好古」因為好古是一個很長的時空，我在那看到我要相信啊，你一懷疑完了！那是真的還是假的。整個論語，孔子在講他怎麼學道，就是這樣學來的，整個論語述而篇（第七章）泰伯篇（第八章）在講這東西，怎麼學、怎麼知、怎麼認知的。大家回去看看《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對這兩篇是怎麼說，就可以明白我批評它，不是無的放矢的。

拿以上這標準來看我們現在治國的人，只有先總統蔣公一個人可以及格。他每次碰到大難題沒辦法解決的時候，就坐到梨山賓館的那棵松樹下，就他一個人，放個小桌子、擺上相關的文件，在

那裡「發呆」。往往就是好幾天，等到有了靈感，就抓起其中一本，仔細的閱讀。再要侍從把寫這個意見的人找來，兩人仔細的商量，把事情統統搞清楚了之後，然後一起下山。到中央黨部召開中央常會，宣布他所做的決定。我們台灣以前會的「治」，能夠發達繁榮，就是因為老總統有這個能力。後來為什麼會亂？因為我們的領導人都沒這個能力，都不做這樣來考慮事情，他們所抓到的都是「亂波」，沒有抓到有用的訊息波，所以就亂了。第二個例子是王永慶，為什麼他會賺錢？因為他有這個能力。他的能力是天生的。

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在告訴你要能認識和運用信息這個東西。前期的道家是如，此後期的道家偏向醫學，強調要能來去自如，所以是「仙人」，就來去自如那種人。至於「佛」呢？基本上不太講人世的問題，他在講「心智」，也就夫在找尋後面的那個主宰到底是誰？讓那個主宰變得比較光明、較純潔，那個人就「不是人」（弗人），也就是「超人」、非「常人」，所以，為什麼儒、釋、道三教可以合一，因為他們對生命的認知是一致的。

我們現在怎麼辦？今天的主題是「中華文化的老根在台灣」，我們要談談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什麼？究竟該怎麼去做？在廿世紀裡，我們碰到了科學。科學的特性是什麼呢？是以物質為研究和認知的基礎。前面說過，人相當於一部電腦。電腦有硬體設備和軟體設備。為什麼現代的科學只看見「硬體」呢？是因為根據科學的前提假設而來的。第一是要「重複性」，我做的跟你做的要一樣，今天做的要跟昨天做的一樣，台灣做的要跟美國做的一樣。任何東西要經得起檢驗，因為檢驗可以一再重覆。第二是要「可被測量」的。從伽利略以來，這個原則變成了「天條」。現代的科學都是以儀器為主，確實做到可以觀察，測量。凡是觀察不到、測量不到的，就否定它，認為它不存在，要不然就把它物化。例如「愛」是不可量的，現在就用一～五等級的量表把它給量化了，把不可測的東西給物質化。

自從法國的笛卡爾提倡「身心二元論」後，整個科學界，乃至於哲學界，因為物質進展的神速，於是就慢慢地否定了「心」的存在。同時，現代科學上的發展，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要證明上帝的不存在！處處都是要反宗教。到十九世紀末期的時候，基本的物理現象聲、光、化、電、熱、磁等項，大概都瞭解了、清楚了，所以那時候的人很自大的講「人定勝天」，我們現在很多的重大工程都是在這種理念下發展出來的！做山庫、挖山洞，以前的人是做不出來的。

我們現代的科學非常的「物質化」，但是科學上那些重大的創見是怎麼來的？很抱歉，都不是從物質來的。請問化學元素表怎麼來的？1865 年俄國化學家蒙捷列夫在做夢中看到的。我們說牛頓因為蘋果掉到他頭上，所以發現了地心引力。可是史帝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這位英國當前最偉大的天文學家，在他的《時間簡史》這本書中替牛頓喊冤，他說絕對沒有蘋果掉在牛頓的頭上，而是牛頓在精神恍惚、出神的時候看到的。史帝芬·霍金是一個不會動的人，是一個活的「僵屍」，因為他不會動，所以他可以研究宇宙，按照「傅立葉轉換」公式而言，現在他的動量最小，所以他的空間感最大；我們因為動量太大，所以只能研究一點點的東西。

現在大家都在談「基因」。1984 年諾貝爾頒給美國一位 84 歲的老太太梅格林（Barbara McClintock），獎勵她在 1950 年代對基因的「看見」。當年，她在看顯微鏡的時候，看得太入神了，就跑到基因裡面去逛了一圈了！看到基因像「倉庫」，不斷的有東西搬進搬出。然後她出來了，寫

了報告，被人當成「神經病」。可是後來在基因研究的這三十年中，沒有人的研究超出她的說法，她認為基因是會轉位的，不是絕對的。並非這段基因一定表現出這個功能，而是看後面的主宰怎麼用。所以科學上所有偉大的創見，都是因為我們「心」的作用。人在極端安定的時候，你才抓得到或看得到那種東西，也就是中國人一開始所說的「定、靜、安、慮、得」。也告訴你「禮、樂、射、御、書、術」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根本原因。

靈山的作者高行健，他自己講他是怎麼寫《靈山》這本書。他的《靈山》就是他和自己心靈的對話錄，難怪我們看不懂嘛！為什麼看不懂，因為我們沒有進入那個狀態。為什麼能得獎？因為作品一定要在那種心性極端安靜的狀態下完成，才能得獎。就像王羲之寫了「蘭亭序」之後，再也寫不出來的，可見那個狀態很難進，人生能進個一、二次就很了不起了。西方人想不想這些東西？想啊！在「新時代」(New-Age)這一批人就這麼在想問題和創作。

再回到正統的科學界來說。在十九世紀末期時，我們看見了物質科學的偉大，聲、光、化、電、磁、熱的成就，有了「人定勝天」的理念。1900年海森堡發表了「測不準原理」，接下來就出現了一系列的「量子論」，他們想不通為什麼能量是一階一階的，而不是一個平滑的曲線分佈過去的。我們把每一能階稱作一個「量子」。因為核子科學的發展，科學家用中子高速去打質子。原本以為只會破成幾塊，結果竟然打出一堆東西，忽明忽滅的，包括丁肇中所發現的「J 粒子」，到後來的「夸克」。夸克裡面是能量波動。我們認為絕對具體的物質，分解到最後告訴你「它不存在！它是以波動的型式存在」，它到底是「粒子」，還是「波」？不知道！

現代的物理學告訴你：「什麼地方東西最多？」「真空」裏面東西最多。為什麼是真空？因為粒子生成的時間太短，短到我們肉眼看不見，所以我們誤以為那裡面沒有東西。可是在中國的宗教老早就告訴你「真空妙有」、「無中生有」。「有」裡面反而有最少的東西，因為就只有那些了，「無」中才有更多的東西。有無的問題困擾著所有這些研究者，最後才發現這個問題完全取決於實驗者的「意念」，當實驗者想要證明是「粒子」的時候，他所有設計都往這方面去設計，到最後證明那是粒子，反之亦然。所以「波粒二元性」在物理是一個很不好談的事情，可是在佛法中那是很簡單的，那只是一「心」的作用而已。所以有人說釋迦牟尼是最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

當西方人開始懷疑他們物質科學的時候，他們想知道心到底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到處在找，可是放眼望去，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最有資格講的是「大陸」跟「台灣」。可是我們完全不會！中國大陸不會，是因為共產主義和唯物思想，可是台灣也不會，那我們就很「丟臉」呢！我們面對列祖列宗時會羞愧的潸然而淚下啊！我們把《論語》讀成《基本教材》那個樣子，我們真該「一頭撞死」！《論語》很清楚的在跟你講「修行」嘛！在講修行上會有的心性狀態，像〈鄉黨第十〉在講孔子日常生活上的細節，那是因為孔子有修行，才有那樣的表現！孔子是那樣坦坦蕩蕩的過日子，沒有那樣的心性狀態，怎麼會有那樣的生活表現呢？

從清末的「自強運動」開始，中國人所學的就只有「實用」兩個字，一直到我們今天的大學聯考裡面，不一直都是以實用為主嗎？可是，你看看美國，尤其是醫學院對「人」的反省，是何等的令人震憾。150 所醫學院中有 80 所規定醫生必修一門課「祈禱」！因為他們發現唯有祈禱能縮短病人的病程，癒後又非常良好。我們自己的心念有那樣的力量，可以讓病、讓傷好得很快，自己去

調嘛！自己的身體自己照顧，不是靠外面的人來照顧。可是我們這 100 年來，我們接受的是實用的外國科技。其實在科技背後的那些「夢」，才是科學飛躍的主力。可是，那個東西我們從來沒學過，我們學的都是邏輯思考，都是書本的東西，我們怎麼會進步呢？因為人類的文明，現代的科技是要靠那個夢才會跑，而我們自古以來中國文化裡面的那個「根」——所謂的「定、靜、安、慮、得」，所謂的「禮、樂、射、御、書、術」——都是教你在那種狀態下，可以抓到那些訊息(Get that Idea!)，才會更好！我們所有的教育做錯了！我們的電視又帶給我們一個高頻短波的環境，造成我們人際間不能溝通。

為什麼我們在一個「短波」的環境中生存？工業發展的結果是亂造房子、亂拉電線，讓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混亂的短波環境中。而各位在這裡（指鑄力阿）打坐、閉關、進修，有這麼好的樹和雲，這些都是長波。我們身體是一個「充電器」，長、短波的配比是一定的，所有的特異功能，你想不到的東西，都是因為長波的關係，可是因為長波它常常出去，所以，時間一久，體內長短波的配比就會失衡了，短波增加，長波減少，那就會「疲倦」，造成器官與器官間的溝通不良，於是「火」也大、「耐力」也差了，別人講一句不中聽的話，那個脾氣一下子就起來。像我們現在大家心情好，都不會生氣，那就是「長波」充足的關係，會生氣，因為身上都是「短波」造成的，我們人在白天醒的時候，長波不斷地釋放，所以利用睡眠把長波吸收回來。可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結果，整個西部的都市帶，因為房子都是鋼筋、鋼架大樓，裡面的電線也不按規定拉，造成西部都市帶皆是高頻，混亂的波讓我們去睡。

所以，我們那些政治人物也好，西部或中南部的人也好，為什麼本土意識那麼強？我想了半天，從短波的理論來看，「本土」、「台獨」其實就是高頻短波的具體表現。只看自己，不看別人；只看眼前，不看外面。後來發現那個大煉鋼廠、大油廠、大發電廠都在南部，那個高頻電磁波的相位範圍巨大無比啊！所以也難怪南部的人那麼「本土」、「偏部」、「偏限化」，北部的人多多少少還不錯，因為至少還有陽明山可以住，可以到山頭走一走。所以北部和南部的人截然不同，對統獨的立場也差很多，統派大一點，獨派就小一點，也難怪，在南部越靠近這些重工業區的人，眼光越小…這是外在的環境因素。

至於內在的環境是什麼呢？我們就從「意識」的部份開始談，我們生育的方式改變了 40 年，以前都是助產士接生的，是「順產」，後來認為助產士太危險了，所以改到醫院去。一個孩子的出生，其實那是要他自己的努力，努力才能生的出來，可是我們現在的醫生非常「偷懶」，碰到麻煩一點的狀態就「剖腹」，所以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天，第一剎那，就告訴剖腹的孩子：你可以「不勞而獲」，不是嗎？

我們現在的婦女，放棄了餵奶，造成今天台灣社會最大的亂源，也是因「不勞而獲」而起。母奶是不受地心引力的，嬰兒必須要用力地擠才能夠吃到母奶，對不對？所以嬰兒經常吃得一頭大汗。我們被美國人騙了，說牛奶是「營養之源」，其實牛奶是「萬病之源」！因為它的分團太大，對很多人而言，細胞膜的孔不夠大的話，牛奶的大分子團就無法通過，而造成紅紅腫腫的「過敏」現象。所有過敏的小孩不要喝牛奶就可以把身體調整回來！連針都不必打，當一個小孩子出生，你把他擦乾淨，擺在媽媽肚子上，那小孩子最快 45 分鐘，最慢 90 分鐘，就會跟小狗、小貓一樣「趴

趴趴…」跑去，然後很精準的抓住媽媽的奶頭，吸下去。這很感人的畫面。可是現在的產房裡完全剝奪了嬰兒的這項本能。

嬰兒在媽媽肚子裡面十個月，聽的都媽媽的心跳。出來對嬰兒而言是很恐怖的事情！他要離開溫暖的子宮進入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我們現在的醫院產房裡通常是幾個小護士嘻嘻哈哈地一邊說笑，一邊接生。嬰兒出生後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醫生一付漫不經心的臭臉。那小孩一出來就想逃，可是逃不走了！這個印象深深的印在嬰兒的意識裡，「想逃」的意識就是後來不安定行為的由來之一。護士把嬰兒擦乾淨之後，用布一包，把他擺到冷氣房裡面去了，那個冷氣房裡聽不到媽媽的心跳，唧哩咕嚕在媽媽肚裏的那些聲音，那有多可怕啊！恐懼、不安，不正是台灣現在社會的寫照？不是嗎？誰的責任？婦產科醫生的責任、媽媽的責任。

媽媽爲了方便，不餵母奶，改餵牛奶，結果，牛奶是給牛吃的不是給人吃的！而且是仰著喝，藉著地心引力可以不勞而獲！拿著奶瓶吃奶的時候又是東張張，西望望。現在小孩子上課不都是東張、西望，一付魂不守舍的樣子。是誰造成？是你我共同造成的！我們把孩子養成那個樣子。心理學裡對人格的成長早已有定論。認爲幼年時的經驗會影響往後人格的成長！而我們的孩子在一到人世的頭一年中就有這麼多不如意的經驗。長大後，怎麼會是一個頂而立地的中華兒女呢？

爲什麼我們現代的孩子身體不好？因爲我們沒有在嬰兒時好好的訓練他用牙齦。我們所有的經絡都經過牙齦，我們讓他們吃那個軟軟的飯，吸那個軟軟的橡皮奶頭，結果小孩子的經絡從來沒有被好好的訓練過，所以他們很快地戴上了眼鏡。戴眼鏡表示「肝經」不正常了，肥胖表示「脾經」壞掉了，因爲代謝不良。胖通常不只是脂肪，而是「氣」和「水」。

我們在婦產科醫師和建築師「偉大」的貢獻之下，台灣社會就此沈淪，每個人聽了很悲哀哦！經濟發展最後的代價就是這個樣子！這其實是可以用膝蓋就想出來的理由，根本不必用腦袋，可是直到我去主持佛光大學生命所之後才發現，哎呀！我們錯了 50 年！再加上那種「物質化」的教育，「唯物觀」的教育，「唯利是圖」的教育，我們真的很悲觀。

所幸，誠如剛才趙老師（趙玲玲教授／師大三研所）所講的，我們台灣民間的力量其實是非常的龐大，真正的文化根源不在知識份子，而是在民間每一個人的身上！當我們了解生命的真相，了解了生命的意義，了解到這一生來走這麼一趟，到底要做什麼；也慢慢了解到，今天這個社會爲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麼我們就要從「心」的角度去看，去看我們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然後根據對那個「錯」的「認知」，重新來改我們自己！恭禧各位到這樣的場地來，至少，你身上的長波多了，至少身上長、短波的配比平衡了，你潛意識中的問題用打坐去消掉就好了！

以上所講的這些問題，讓我對學術界死了心，才會從中央研究院逃走！我冀望的是像這樣的場會，我一場、一場的去講，慢慢地喚醒大家。因爲，各位平常就已經在修煉了，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啊！中國大陸在法輪功之後，這東西都不能練了。這責任不落在你我的身上，要落在誰的身上呢？

(講述：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學研究所所長、人類學系主任)